

人生的朋友大致可以分成四種類型：一種是在他歡樂的時候不會想到我們，只在痛苦無助的時候才來找我們分擔。這樣的朋友往往也最不能分擔別人的痛苦，只願別人帶給他歡樂。他把痛苦都傾瀉給別人，自己卻很快忘掉。

一種是他只在快樂的時候才找朋友，卻把痛苦獨自埋在內心，這樣的朋友通常能善解別人的痛苦。當我們丟掉痛苦時，他卻接住它。

一種是他不管在什麼時刻什麼心情都需要與別人共享，認為獨樂樂不如眾樂樂，獨悲哀不如眾悲哀。他永遠有同行者，但他也很好奇多事，總希望朋友也向他一樣，把一切最私密的事都對他傾訴。

還有一種朋友，他不會與人特別親近，他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，獨自快樂、獨自清醒，他胸懷廣大、思慮細膩，帶着一些無法測知的神秘。他們做朋友最大的益處是善於聆聽，像大海一樣可以容納別人歡樂或苦痛的傾瀉，但自己不動不搖。由於他知道解決問題的關鍵，因此對別人的快樂予以鼓勵，對別人的痛苦施以援手。

用水來做比喻，第一種朋友是河流型，他們把一切自己製造的垃圾都流向大海；第二種朋友是池塘型，他們善於收藏別人和自己的痛苦；第三種朋友是波浪型，他們總是一波一波找上岸來，永遠沒有靜止的時候；第四種朋友是大海型，他們海納百川，但不失自我。

當然，把朋友做這樣的劃分不是絕對的，因為朋友有千百種面目，這只是大致的類型罷了。我們到底要交什麼樣的朋友？或者說，我們希望自己變成什麼樣的朋友？

紀伯倫在《友誼》里有這樣兩段話：“你的朋友是來回應你的需要的，他是你的田園，你以愛心播



獨樂與獨醒

作者：林清玄

珠中，找到了它的清晨而變得清爽。”

在農業社會，友誼是單純的，因為其中很少有利害關係。在少年時代，友誼也是純粹的，因為多的是心靈與精神的聯繫，很少有慾望的糾葛。工業社

會的中年人，友誼常成為複雜的糾纏，“朋友”一詞也浮濫了，我們很難和一個人在海岸散步，互相傾聽心聲，難得和一個人在茶屋里，談一些純粹的事物了。朋友成為群體一般，要在啤酒屋里大杯灌酒、在飯店里大口吃肉一起吃喝，甚至在卡拉OK這種黑暗的地方，唱着浮濫的心聲。

從前，我們在友誼的地方得到心的明淨，得到撫慰與關懷，得到智慧與安寧；現在，朋友反而使我們混濁、冷漠、失落、愚痴與不安。現代人都成為“河流型”“池塘型”“波浪型”的格局，要找到大海胸襟的人就很難了。

在現代社會，獨樂與獨醒就變得十分重要。所謂“獨樂”是一個人獨處時也能歡喜，有心靈與生命的充實，就是一下午靜靜地坐着，也能安然；所謂“獨醒”是不為眾樂所迷惑，眾人都認為應該過的生活方式，往往不一定適合自己，那么，何不獨自醒着呢？

我們只有能獨樂、獨醒，才能成為大海型的人，在河流沖來的時候、在池塘水滿的時候、在波浪推過的時候，我們都能包容，並且不損及自身的清淨。

把幸福存起來

（美國）卡則羅尼·馬克

陳榮生譯



在我婚禮的前夜，母親送給我一本存摺，里面有1000美元存款。她笑着說：“往後，你們遇到一些值得紀念的事情時，就往里面存一些錢吧。等到你們倆都老了，就都會知道，除了錢之外，還有無限的幸福！”

婚後，我丈夫曾經兩次往存摺里存入500美元。一次是在他陸職後，另一次是在我做了一次很成功的手術後。那時，我從心底里感到無限的溫暖，畢竟，他把我的健康看做自己最幸福的事。

但是幾年後，我們之間爭吵的次數逐漸增多。在我們打算離婚時，母親對我說：“你們先把存摺里的錢用完，再走出下一步！”

我拿出那本存摺，看着上面的數字，不由想起了存款的來源。頓時，我淚水盈眶，曾經的幸福瞬間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。

那天晚上，我把存摺交給他，說：“趕緊把里面的錢花光，然後我們離婚！”

第二天，他把存摺還給我，里面竟又多存了1000美元。

“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仍然很愛你，所以我存了1000美元。”他說。

從此，我們重歸于好。

今天是我結婚57周年紀念日。在漫長的婚姻生活中，每當遇到一些開心或幸福的事情，我們仍然會往存摺里存錢。我們知道，今後的每一個結婚紀念日，我們仍會攜手走過，直至生命的盡頭……

我一直記得一位老人的眼神。他每天直愣愣地坐在我住的大樓的大堂里，透過緊鎖的鐵門，看外面的風景和來來往往的人。有一天傍晚，我去父母家吃晚飯，看到他正顛巍巍地站起身，他的褲子後面濕了一大片……

在看電影《愛》的時候，我忍不住頻頻想起這位老人。這部電影以及這位老人，都毫不留情地直指我內心最深的恐懼——可以貧窮，可以孤獨，可以死亡，但是不可以沒有尊嚴。

然而每一個自重的生命到頭來又能為自己保存什麼呢？安妮出場的時候，是一位多么有氣質的老太太，喜愛音樂，喜愛閱讀，受人尊敬，具有幽默感。可是到後來，她竟無法站立，無法進食，無法彈奏喜歡的鋼琴，無法自己上廁所，末了，像個嬰孩一樣被扒光衣服由別人清洗身體……更令人悲哀的是，當丈夫喬治試圖安慰她、鼓勵她活下去時說：“這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我身上……”

這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。

沒有人能夠永遠活在20歲的年少輕狂和30歲的志得意滿里。生命的設計，像是一個殘忍的玩笑。軟弱地來，軟弱地走，偏偏中間又讓

人經歷不知天高地厚、以為無所不能的高潮，然後不論情感、意志還是體力，都每況愈下。身體的衰弱最叫人無可奈何，特別是那些追求尊貴的靈魂，性格在日趨成熟，境界在日益開闊，卻抵不住疾病和衰老的侵襲。

電影取名“愛”，整個故事雖然叫人傷感，卻洋溢着老夫老妻之間相濡以沫的暖意。比起新聞里那些司空見慣的、受到狠心保姆虐待的空巢孤老，安妮似乎要幸運一些，她最壞的遭遇

讓我尊貴地老去

作者：馬荻驪

就是遇到了一個強為她梳頭、逼她照鏡子的護士。安妮的苦，在於她的敏感和自重，在於她雖然預見了自己的命運，卻難以逃脫。

人到底是脆弱的動物，而且，越是敏感自尊，越是能感知自己的脆弱。所以，做丈夫的面對毫無感知力的護士只能如此回應：“我希望當你老了之後，也有人像你對病人那樣對你。”

生活多么需要感知力。感知力讓



我們能夠設身處地去體貼和憐恤他人，並在他人的處境里觀照出我們同樣是軟弱的、需要被憐恤的人。

在我與那位失禁的老人尷尬相望的幾周後，我鼓起勇氣，在教會里分享了自己最深的恐懼：“上帝會不會讓我尊貴地老去？”於是，我的牧師指給我當年曾經深深安慰過他的經文：“他若求告我，我就應允他。他在急難中，我要與他同在。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貴。”



一點鹽

喬葉

有了它，人們就有了安怡地活下去的可能。

然而，上帝把人們的生活攪動了一下，巴貝特中了大獎。為了回報兩姐妹多年的友愛，她請求能在神父誕辰一百年的慶宴上，請教民們吃一頓真正的法國大餐。兩姐妹吃驚之餘答應瞭，然而她們心底卻惶惑不安，生怕這是一種邪惡的誘惑。與此同時，巴貝特也開始了繁忙而緊張的宴請準備。日子在教民們的期盼和擔心中一天天流過，他們一方面祈禱着神父的原諒，另一方面又在巴望着宴會的到來。

終於，巴貝特的盛宴開始了。人們小心翼翼地放下守了一生的清規，開始了一場物質享用之旅。每一道佳肴，對他們都是一場冒險。每一場冒險過後，都是一種極度的喜樂。天堂在哪里他們不知道，但大餐的華美成就了當下的天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成為將軍的那個軍人，也來赴宴了。正是見多識廣的他，對每一道佳肴的品味和講解，引導着人們一次次進入俗世的物質享樂之美。

巴貝特的盛宴終於結束，人們各自散去，但生活開始變樣。將軍堅定地對姐姐說，他最大的幸福就是從此和她在一起；那對有私情的教民，也大膽地相約共度良宵；生意場上的夥伴在寧靜的月光下，牽手跳起了快樂的舞……

那天，一群朋友在一起清談，說到生命如水，逝者如斯。有朋友問：那么，水逝之後，會留下什麼？

我脫口而出一個字：鹽。小區有一個老太太，酷愛跳舞，每天晚上都要出去跳舞。去街心花園里跳。最開始花園里沒人跳，就她一個。後來跟着她跳的人慢慢多起來，多至幾十上百個，後來又漸漸少起來，少至三五六七個，再然後又多起來……無論人多人少，她都堅持跳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，別人都是流水兵，只有她老人家是那個鐵營盤。探戈、恰恰、大秧歌……跳得也不怎么好，可是什麼舞都會跳。人們都說她腦子有些問題，說她老伴去世那天，都以為她可得休養一天了，可是她在家裏坐到該出去的時分，照樣出去。女兒說她：“不嫌丟人！”她眼里噙着淚，頓頓腳，還是出去了。

我看她的氣色，紅是紅，白是白，那真叫一個好。某天遇到她，問她為什麼喜歡跳舞，她說：“人活一輩子，嘴要吃飯，心也要吃飯。這兩樣飯都不是吃飽就算，嘴里的飯得有鹽才有勁兒活着，心里的飯也得有鹽才有勁兒活着。嘴里的飯不說了，單說心里的飯。這點兒鹽從哪里來？唱個歌兒，畫個畫兒，弄個書法，旅個游，抖個空竹，打個球，這就都是鹽了。跳舞，那就是我心里的鹽。”

巴貝特的身份終於揭曉，她就是當年享譽法國的名廚。兩姐妹終於知道，中了獎的巴貝特已身無分文，一頓法國大餐，花去了她的所有……

這是一部少見的玄妙電影，我不敢說自己看懂了它。

我更願意把它看做一部寓言電影。教民，代表的是人類的精神生活；巴貝特的盛宴，象徵着俗世的日常生活和享樂。將軍這個人物的設置很重要，經過一生奮鬥，他從一個普通士兵成長為將軍。該滿意了吧？不。片中有

這樣一個鏡頭：將軍在家中做赴宴的準備，軍服上身時，他彷彿看到年輕時的自己，他對當年的自己說：“你想要的，我都給你了，你該滿意了。然而我卻不滿意，我要的東西，不是現在這些。”所以，將軍代表着一種人世出世的生活態度。這種態度決定了人生的質量。

巴貝特的盛宴，教給

震驚，然後深度認可。再看這個心里有鹽的老太太，就有了一種脫俗之美，也充滿了親愛之意——用她的話，我也是個心里有鹽的人。我的鹽，就是寫作。

心里的鹽，這是老太太的口語。用書面語，應該就是精神的鹽——精鹽。有滋味的生命，是需要這麼一點鹽的。這點兒鹽，往小里說，就是自己逗自己玩的那點兒愛好，那點兒興趣，那點兒讓自己樂此不疲也苦此不疲的意思。往大里說，就是念想，是夢想，是理想，就是讓自己覺得此生沒有白過的那么一種志向。

——不算整人為樂的那種，那種鹽不是鹽，是砒霜。

有了這點兒鹽，人才真正地活着。人生的滋味，就是從這一點鹽開始的。我確信每個人都是，雖然含鹽量自有分別：太多鹽的人生，那是大海。大海一樣的人生，全世界也不過那幾個。多的是小小的鹽，咸水湖，咸水塘，咸水池，咸水窪，咸水滴……小至每一滴淚水和汗水。到了有一天，太陽把你所有的水都蒸發完了，老天把你所有的時間都曬干了，你還有什么留在一望無際的灘地上？可不就是這點兒鹽么？這點兒鹽，可不就是你人生所有的結晶么？

人的是一種生命的藝術，一種輕和重的平衡。只談精神的人生是對生命的浪費，這種人生最終也很難讓人內心平和；沒有俗世之樂做根基的人生讓人很容易產生懷疑，如那群老去的教民；只有俗世名利的人生也不完美，就如那個軍人，最終發現精神上的缺憾，並不是“將軍”這個名分所能彌補的。老去的他，需要的是精神的皈依和愛情的慰藉。

如果真有上帝，上帝其實是最具人性的。上帝為瞭解脫子民們的迷惘，讓巴貝特中獎瞭，然後借她的手，給子民烹調出一場盛宴。上帝說：兒女們啊，我給你們的生命才是一場真正的盛宴，傾你所有心力，去享受生命的華美，精神的和物質的，那才是人間天堂。

好在，子民們是有悟性的，他們領會了上帝的旨意，放下了心靈的負荷，在月光下快樂起舞……那么，讓我們也快樂起舞吧。

